



在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 复员建设军人

遼寧省人民政府編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复员建设军人

遼寧省民政廳編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延平街21）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5

旅大日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

787×1092毫米1/32•18頁印張•26,000字 印數：38,0

1950年5月第1版 1950年6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T10690•36

定價（5）0.19元

編 者 的 話

这本小冊子一共收集了7篇復員軍人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模范事迹，从这些模范事迹中，可以看出他們都有着熱愛祖國，熱愛勞動，熱愛社会主义，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，勇于向不良傾向作斗争，警惕性高的共同特點。正是因為他們都有着这样的特點，他們才能够在前方為祖國和人民立下了功勞，在后方各个崗位上又成為模范人物，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貢獻給社会主义建設事業。他們的事迹，是值得所有復員軍人和廣大干部、群众學習的。

目 錄

和保守思想作战.....	王殿学(1)
記復員軍人李慶振創造新鑿岩法的故事	
勤學苦練的掘進能手李春榮.....	宋本安(15)
不怕困難的人.....	劉長貴(24)
真正的戰士.....	南 英(32)
永遠不知疲倦的人.....	崔雲鵬(40)
不斷學習頑強前進的人.....	(45)
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.....	崔雲鵬(52)

和保守思想作戰

記復員軍人李慶振創造新鑿岩法的故事

王殿學



南芬露天鐵礦采礦工人李慶振，在一年中把采礦效率提高了7倍！

1955年2月份，他所在的第三采區“本脉”掌子，平均一台鑿岩機一班只采22.5噸鐵礦石；1956年2月份，他運用自己研究成功的新鑿岩方法，操縱一台鑿岩機平均一班采了182.4噸鐵礦石。一下子把采礦效率提高了7倍。

李慶振為了提高采礦效率和保守思想堅持了將近一年的戰鬥。

這場戰鬥是這樣開始的。

1955年2月份，剛剛恢復生產的本脉掌子，第二個月就沒完成國家計劃。按照國家定額，一台鑿岩機一個班要采30噸鐵礦石，可是實際平均一台鑿岩機一個班只采了22.5噸鐵礦石。

李慶振是鑿岩機手，也是一個機槍射手。在解放戰鬥中，他深深地体会到：“如果一個機槍射手，壓不住敵人的火力，就不能消滅敵人打勝仗。”

完不成采礦任务，使得李慶振特別难过。他难过的是：“采礦工人完不成任务，高爐就得張着嘴等着。沒有鋼鐵不能造机器，那可用啥建設社会主义呢？”

李慶振常常这样問自己：“在戰場上，为了完成战斗任务，你不怕流血、犧牲，現在，完不成采礦任务，难道你，向困难低头、投降麼？”

完不成任务的主要原因，是劳动組織不合理：三班在一个掌子里搗班作業，三个班的產量混在一起，一天算一回賬，結果責任不清，“黑白不分”，看不出好坏來；三个班“都想吃肉，不啃骨头”，挑方便的地方干，把不好干的地方留給下班；同時，每个鑿岩机手打眼都有自己的特點，你打的眼崩出來的“炮碴”，我覺得不順手，我打的眼崩出來的“炮碴”，你覺得再打眼的話，崩下來的礦石不会多，每班都要耽誤很長時間，根据自己的要求，重新修理“炮碴”。三班互相影响，都完不成采礦任务。

李慶振針對这些原因，提出一項合理化建議：要求包給他一个掌子打眼，这样責任明確，完成任务或完不成任务，不会互相推卸責任；自己知道自己打的眼，放完炮会崩出啥样“炮碴”來，今天打眼的時候，就給明天准备好条件；好干的地方，或者不好干的地方，都得自己動手干，自己可以很好地安排，在不好干的地方應該怎样干，在好干的地方應該怎样干。这样，就可以利用有利条件，保証一班完成三班的采礦任务。

可是这个大胆的建議，却把有保守思想的人吓昏了，覺得李慶振这个建議，簡直像說“公雞可以下蛋”一样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

第一次，李慶振向班長盛揚春提：“你向上級反映反映，我想出一個完成任務的辦法來，如果包給我一個掌子，我保證一班完成三班任務。”

班長好心地勸他：“你別扯蛋了，還是老老實實地干活吧，眼看著完不成任務，你還開玩笑呢！”

第二次，李慶振又向區長汪玉清提：“如果包給我一個掌子，我保證一班完成三班任務，你向上反映反映……”

區長沒等李慶振把話說完，冷淡地反問李慶振：“難道你長六隻手？三班都完不成任務，你一班就可以完成，再說把掌子包給你，那兩班上什麼地方去？”

李慶振想：你們不支持我，黨會支持我。第三次，李慶振親自找到黨總支書記，把自己的合理化建議提出來。由於黨總支委員會堅決主張支持李慶振，才使得搖擺不定的礦長，終於包給李慶振一個掌子，讓他試驗。

4月份，李慶振試驗的头一個月，平均每班采量就已經達到87噸。有保守思想的人，在事實教育下，不但沒有清醒過來，反而在“雞蛋里找骨頭”，舉出很多反對李慶振的“根據”。

說李慶振打的眼放完炮，崩出的“活碴”多，掌子面坑坑窪窪，采高太高啦，違反操作規程……一句話：“李慶振只顧產量，不顧安全，是冒險作業”。區長一連兩個月，沒給李慶振評優勝紅旗，沒給李慶振報請超額獎。

李慶振的徒工鄂文林，一天突然地問李慶振：“李師傅，咱們試驗兩個多月啦，那個月不超過定額兩倍多，也够條件了，不但不給超額獎，紅旗拿不到，連黑板報也上不去，這……”

李慶振一聽，連徒弟鄂文林也有些灰心啦。他自己心里

想：那就更沒有几个人支持他了。本來想泄一泄別了兩個月的氣，話剛到嘴邊就又咽回去啦，轉過話頭來問：

“小鄂，你說咱們試驗為的是誰？”

“那你，流血打仗為的是誰？”

“是啊，既然知道不是給區長試驗，管他什麼紅旗不紅旗，超額獎不超額獎，只要多崩下礦石來，不讓高爐張嘴等着，咱們就該高興。”

其實，鄂文林也並不是處心發牢騷，他不過是覺得這件事不公平：挨着累多干了活，還得老挨區長批評，听別人的閑話。說完了話很後悔，可是听師傅這麼一說，知道他的勁頭很足，顯然也用不着解釋，就又干起來了。

從那以後，李慶振干起活來特別留心。在選擇炮眼的位置之前，總先估量估量，放完炮，會不會把掌子面崩的坑坑窪窪；在確定炮眼的距離時，總先考慮考慮，放完炮，會不會超過采高的規定。

鄂文林也是這樣，平時給鑿岩機上兩遍油，從那以後，他總是多上兩遍，讓師傅干起來更輕快，提前把鉗子准备好，盡量搶着幫助師傅多干點，抽空操起小機器來，在大塊礦石上打眼，把大塊崩成小塊，以免那些在“雞蛋里找骨頭”的人，抓着把柄反對他們試驗。

這場戰鬥越來越激烈了。

6月下旬一天，李慶振打完最後一個炮眼，把鉗子從炮眼里退出來，鄂文林搶着擦鑿岩機上的油污。師傅兩個，把第二天的准备工作做完。一前一後，開始爬起升坑的梯子來。

從李慶振干活的掌子到地面，要爬1,430登的梯子。1,430

个登是多高？一般樓房，22个登一層，算起來整整是65層樓那麼高。就是像鄂文林那樣年輕的小伙子，也要累得出一身透汗，更何況李慶振在解放四平戰役中，因為受傷流血過多身體特別弱，再加上擺弄一天100多斤重的鑿岩機，沒爬梯子之前，已經够他受的了。他一邊爬，一邊喘氣，一邊擦汗。他剛剛想坐下來歇歇，就聽見上面有人喊：

“老李頭，快點爬，開會啦，聽說要鑒定你的經驗，老李頭……”

最后一句，李慶振聽的特別清楚。“嚇，这回總算有頭緒啦，試驗三個來月，總算沒白費勁！”覺得抬腿像是省勁似的，剩下的几百个登，沒費多大勁就上來啦，連衣服也顧不得換，就跑着去參加會。

“……李慶振，淨在活碴底下打眼。”一个人大聲說。

“他只顧產量，不顧安全……”另一个搶着說。

還沒進門呢，就聽見有人在搶着發言。李慶振進屋一看，最反對他的區長汪玉清，坐在主持會議人的旁邊，支持他的黨總支書記卻不在場，心里就涼了半截。他蹲在門后，听着大家到底說些什麼。

“也不能那麼說，李慶振的效率可是很高。”出礦工人代表，覺得有些不公平而反駁說。

“高又怎麼的，他打的眼放完炮，活碴多。”從對面角落里，傳來很激動的聲音。

“……崩下來的塊大，再費遍事砸碎大塊，背着抱着一樣沉。”一個人搶着補充說。

“他采的太高，掌子面坑坑窪窪，這是違反操作規程。”這

已經是七八個人的聲音了。

.....

“效率高又怎麼樣，他只顧產量，不顧安全，淨冒險作業，出了事故，就不高了……。”汪區長先扣幾個大帽子，用眼睛掃一遍參加會的人，接着又把別人發表的反對意見，歸納起來加以發揮地說：“李慶振采高超過1公尺，這是違反蘇聯專家建議；活碴多，掌子面不平，這是違反操作規程；至於說他效率高，我看倒不一定，塊大出礦的效率低，崩下來礦石運不出去，還不是和沒崩下來一樣，我看……我看這不叫經驗，這簡直是叫胡鬧！”

重機槍和鑿岩機，把李慶振鍛煉成一個倔強的漢子。雖然氣憤和冤屈，使得他的熱淚在眼圈里直轉，他使勁把要掉下來的眼淚咽回去，站起來。

“會說不如會聽的，說我采的太高？你們只能坐在圈椅子裏說，你們到掌子里去看看，我采的到底高不高？說我采的塊大，不好出礦？你們調查調查，在我的掌子里出礦的工人，那個不超過定額一半多，一個月拿一百多元計件？掌子面不平？這是打石頭啊，你們家做菜切豆腐，刀還有歪一歪的時候呢。冒險作業，不安全？我們試驗三個來月，沒有碰壞過一塊皮，就是跟我出礦的工人，也沒碰破過一塊皮……”李慶振說完，氣的沒有等開完會就走了。

會議最後，由代理主任工程師總結發言，他操着沙啞的嗓子，一句一頓地總結起來：

“首先，應該肯定李慶振的優點，他積極，能吃苦，效率高，一班完成三班任務。”他咳嗽了一聲，提了一下氣，又接着說：

“可是，他采的高，活碴多，掌子面不平，冒險作業，不遵守操作規程，這是最根本的問題。正像大家所說的一樣，礦山首要的問題，是安全，沒有安全就談不到效率……因此，我認為，沒有，沒有推廣的價值。”

“可以這樣說，推廣李慶振的經驗，就等於鼓勵違反操作規程。”汪區長最後又補充一句。

黨總支書記，從市里開完會回來，聽過這次鑒定會的彙報，又要來鑒定會記錄細看一遍，大吃一驚，莫非支持李慶振真是錯啦？他靠在椅子背上沉思起來：

1954年，李慶振在露天采區，本來干的很好，12個月，月月超額完成任務，流動紅旗像是在他的鑿岩機上扎下了根，從來沒有被別人奪去過；

1955年初，第3采區本脈掌子恢復生產時，李慶振一再要求說：露天采區條件好，技術差一些也能干，本脈掌子條件複雜，技術差一些就干不了。他寧肯上下班爬一千四百多登梯子，也要求調到本脈掌子來，因為這樣比在露天采區對國家貢獻更大些；

在完不成采礦任務時，他提出來“包掌子作業”建議，保證一班完成三班任務。不願有保守思想的人諷刺和打聲，堅持試驗三個來月沒灰心……

總支書記越回想，越覺得李慶振這種積極性可貴。可是為什麼，從幹部到工人，都反對李慶振呢？李慶振一班完成三班任務，真是因為只顧產量，不顧安全冒險作業麼？

第二天，總支書記親自下坑。先到李慶振干活的掌子，細致地檢查半天，也沒發現有任何違反操作規程的現象。至于

崩下來的礦石，不但塊不大，並且又小又勻，出礦工人也說：“塊不大，很省勁。”

經過摸底以後，在總支委員會議上，總支書記用活生生的事實證明：李慶振研究的單台機器包掌子作業法，試驗了三個來月，還得出一個否定的結論，不是這個辦法本身不先進，而是因為總支支持的無力，沒有批判各種保守思想，給新事物開辟出道路來。

總支委員們一致同意，繼續讓李慶振試驗。同時，讓鑿岩手周德寶，在另一個掌子試驗，完全按照操作規程辦事，從側面來證明這個辦法好或壞。

黨總支雖然這樣決議了，行政也採納了這個建議，可是汪區長心里還別個勁，並且說到那作到那。那次鑒定會開過以後，汪區長常常親自到李慶振的掌子里來，檢查李慶振是不是遵守操作規程。

一次，李慶振把鑿岩機的鉗子，從炮眼里退出來，小鄂忙着給機器上油，換完鑿岩機的鉗子，李慶振已經選好另一個炮眼的位置，剛剛把鑿岩机架好，準備開風門繼續干。

這時，汪區長又來檢查工作，用尺量一量兩個炮眼的距離，大聲地喊着問：“你自己說，這兩個眼離多遠？”

“離多遠，1.8公尺。”李慶振警惕地回答。

“好啊，虧你還知道數，你自己搬着手指頭算算，操作規程規定的是1.4公尺，你說，超過多少？”汪區長追問。

“兩個炮眼中間，有一個小鼓肚，離的稍微遠一點，也夠崩下來，如果按規定的距離打眼，最後就得多打一個眼，又浪費時間又浪費火藥。”李慶振解釋說。

“嘿，違反操作規程，你還有理啦？我就知道按照操作規程辦事，不聽你這些歪道理。”汪區長說罷，上下左右照量一番，從兜里掏出粉筆來，在炮碴上一連畫了七、八個碗口大的白圈。

“李慶振，來！照這些白圈打，隔1.4公尺一個。以後不許再亂打眼，叫你在哪裏打，你就在哪裏打。”吩咐完，汪區長放心地走了。

打仗的目的，是消滅敵人，只有消滅敵人，才能打勝仗，采礦的目的，是要煉鐵，只有多煉鐵，才能建設社會主義。國家給我的任務，就是多采礦石，聽你那一套呢。

他抽完一支煙，詳細地看一遍區長畫的白圈。把鑿岩機又對準他原來選擇的位置，開動風門，“噠噠噠”，“噠噠噠噠”，猛干起來。

第二天，在開始打眼之前，選擇炮眼位置的時候，汪區長又按時來給畫圈了。他在量距離時，在頭一天放完炮，崩出來的炮碴上發現，有兩個炮眼的痕迹，他量了3次，都不是隔1.4公尺，而是隔1.8公尺。這下子可把區長給氣炸啦。

“李慶振，你想怎麼的？”雖然鑿岩機本來沒開動，李慶振就站在他旁邊。他還是可着嗓子喊。

“我想多采幾噸礦石！這还用問，不這樣干，我覺得對不起人民。”李慶振再也忍不住了。

“好哇，你不服從領導，不是我離開這個區，就是你離開這個區！”汪區長再沒畫圈，轉身就走了。

“只要我還在三區干一天，我就想辦法，多給國家采幾噸礦石，良心也不讓我按你畫的圈干哪。”李慶振狠狠吸兩口煙，

對着汪區長的后背說。

鄂文林也覺得很不滿意，想發几句牢騷，又一想師傅正在氣頭上，再發牢騷就是火上澆油啦，所以改口安慰師傅說：“李師傅，別上火，他說他的，咱們干咱們的，和他講不清理。……”

沒等鄂文林說完，一個出礦工人接過去說：“老李啊，咱們區長就是這樣人：他說有活碴，你就得說：是是是，馬上就要掉下來砸死人；他要說：雞蛋是樹上結的，你就得說：可不是，上面還有個把呢！”

李慶振本來氣得肚子鼓鼓的，听他這麼一說，忍不住會意地笑起來：“你只說對一半，區長喜歡這一套，不過，我可不能無原則地奉承他。”他又繼續根據可以多崩下來礦石這個原則，選擇好炮眼的位置打起眼來。

7月份，正是黨總支建議行政，讓周德寶試驗李慶振采礦法的頭一個月，周德寶也創造了平均每班采80多噸礦石的紀錄。

誰也沒想到，就在這個時候，也正是礦長听了汪區長的話，重新動搖起來，同意把這個“不服從領導，不遵守操作規程”的李慶振，從第三區調走。

黨總支費了很大勁，才說服礦長，打消調走李慶振的念頭。並且同意了給倡議人李慶振、助手鄂文林、試驗者周德寶物質獎勵。

李慶振在黨總支大力支持下，突破保守思想的層層障礙，改變了不合理的勞動組織，把產量從22.5噸提高到90噸以後，覺得這不過是把保守思想打開一個缺口，保守思想的堡壘，還

阻碍着他不能把產量再大大提高一步。

李慶振和鉄礦石，打过十六七年交道，到底打过多少眼，打过多少样的眼，他自己也沒法記清了。不过有一點是清楚的，不管什麼样的掌子和炮碓，他都一見如故。端相端相炮碓，打好一个炮眼，就知道能崩下多少礦石來，而且保証安全。如果炮眼打深一些，把炮眼的距离放大一些，就能多崩下十几噸、几十噸礦石來。他每次選擇炮眼的位置時，或打到規定的深度，把鉗子退回來時，心里就像刀扎一样难过。难过的是不能多采下礦石來，就像不讓他多消滅敌人一样。不合理的操作規程，像一副無情的手鐐、一道不合理的命令。

李慶振在五年多的战斗中，究竟射擊过多少子彈，打啞巴过敌人多少个火力點，他是記不得了。但是他养成一个習慣，一听見冲锋号，他總是第一个冲上去。每天一上班，把風門打開，鑿岩机“噠噠噠”一响，就像是听見号兵吹起冲锋号一样，覺着渾身是勁。第一个炮眼打好，退出鉗子來，再打第二个、第三个炮眼。正干到勁头上，所有的眼已經打完，再沒有打眼的地方了。怎麼辦呢？只好坐下來抽烟。实在呆不住了，就擦擦鑿岩机上的油泥。李慶振常常生自己的气：怎麼每班最多只能干四个鐘头，而要閑着兩個鐘头呢？对一个一心要超額完成任务的工人來說，或对一个一心要消滅敌人的战士來說，沒有活干或沒有子彈，这簡直是最大的痛苦。

1955年12月18日，他听过總支書記傳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后，他兴奋地说：“毛主席的指示，把我解放了。”他心里敞亮得像春天打開窗戶門一样。他覺得再也沒有人敢擋住他發揮自己的力量了。他有个習慣，天亮前两个多鐘头睡不着

覺。他想：毛主席告訴我要又多、又快、又好、又省的工作，提早完成五年計劃，趕快把社會主義建成。我是采礦工人，我怎樣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呢？最後的結論是：在保證安全的原則下，在改變了勞動組織的基礎上，把炮眼打得再深一點，放大炮眼的距離，一班多崩下幾十噸礦石，多煉鋼鐵，多做機器，這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。

他高興地去找總支書記，告訴總支書記：“我還有潛力沒發揮出來呢，現在是包一個掌子，如果多給我兩個掌子，讓我流水作業不窩工，一個班能夠干6個小時活，就可以多采30噸礦石；如果操作規程不限制我，把1公尺半的炮眼加深到兩公尺半，把1.4公尺的炮眼距離加大到兩公尺，可以多崩下30噸礦石來；打眼的時候，找礦石的竅門，利用天然生成的縫，還可以多崩下幾十噸；如果改變打眼的方向，不順着礦石縫打眼，對着礦石縫打眼，就能夠保證安全，還不下大塊礦石。領導上要答應我這些條件，我保證不出事故，一個班采180噸，把采礦效率再提高1倍。”

這次的確像他預料的一樣，再沒有公開的保守主義者來阻碍他發揮力量了。領導上並且冀成生產科長具體幫助他研究新采礦方法。他們在12月22日，把每班采180噸礦石的方案，交給總支書記，經過領導研究後，答應他們試驗，還抽出兩名技術員協助。

保守主義者們雖然沒敢公開阻碍，却在背地裏散布空氣說：按照技術理論，炮眼的距離加大後，一定要崩下來大塊礦石，出礦工人要多費一暹事砸碎大塊，背着抱着一樣沉，產量不會提高；對着礦石縫亂打眼，絕不會安全。第一天試驗時，

參加試驗的技術員李長發，暗暗替李慶振捏一把汗，擔心下大塊，或者發生安全事故。29日，李長發一上班，就跑到辦公室往井下打電話問：“有沒有大塊？”雖然出礦班長回答：“沒有大塊！”他还是不大相信，一口气爬下一千四百多登梯子，跑到掌子里親眼看了才放了心。

試驗的第一天，就安全地采下250噸鐵礦石。試驗的第二天，產量就提高到300噸。從試驗的第一天算起，到1956年1月31日，李慶振共試驗25個班。雖然掌子準備的還有不及時的時候，影響效率不能充分發揮，一班只能干四、五個鐘頭活，可是每班平均產量，仍然達到179.1噸。

今年2月份，李慶振運用自己研究成功的新鑿岩方法，包括合理的勞動組織和新鑿岩技術的全套方法，平均每班，采下182.4噸鐵礦石，把采礦效率整整提高了7倍。1955年同時期，本脈掌子采1噸鐵礦石，成本是1元3角6分；1956年2月，李慶振采1噸鐵礦石，成本是3角2分，成本降低76.3%。並且一年沒有發生一次微傷事故。

真正做到：又多，又省，又安全了。

* * *

李慶振在生產戰線上，每把產量提高一噸，都像他在戰場上，射擊出一顆子彈一樣，有力地打擊着保守思想。

現在，李慶振研究成功的先進鑿岩經驗，經過工程技術人員總結充實提高，已經納入到操作規程里去了。全礦鑿岩工人們，學習李慶振的先進鑿岩方法，3月份已經把一台鑿岩機一班的產量，平均從1月份的33.5噸提高到51.3噸，正在使南芬露天鐵礦的采礦潛力發揮出來。